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六十八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二十一

涇胡承珙墨莊著

小雅甫田之什

甫田

序云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稽古編曰楚薺信南山甫田三詩序皆以爲思古不獨甫田然也甫田序思古古字偶與詩自古有年同耳朱子譏之以爲序專以此立說斯亦深文之論矣小序之古指成王時也詩之古與今適南畝對則指成王以前疏以信南山推之謂此古亦禹理或然矣序之古乃詩之今非詩之古豈用以生說哉承珙案傷今思古之說王雪山已疑之謂詩中援古及今者甚多卽以田事言之振古如茲

續古之人皆及古以迄于今匪今斯今皆及今雖未敢卽以爲

某王之盛時亦未敢卽以爲某王之亂世是其說不始於詩序

辨也然荀子大略篇曰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

注以用也汙上

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

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

其聲有哀焉

注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

據此則所謂傷今思古者其誼出

於荀卿知毛序源流甚古不得疑其援詩以立說明矣

倬彼甫田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正義曰齊甫田傳甫大

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承琪案倬本兼明大二義故棫

樸倬彼雲漢傳又云倬大也說文倬箸大也乃合二義言之桑

柔倬彼昊天箋云倬明大貌亦與許同若雲漢倬彼雲漢箋云

倬然天河水氣也韓奕有倬其道傳云有倬然之道者也此皆

讀倬爲灼專用明義此傳以甫田是大田故倬亦但爲明貌益言明乎彼甫田猶之上篇云信乎彼南山也

歲取十千傳十千言多也箋云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正義曰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又引王肅孫毓申毛皆謂此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詩賦之作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秦氏毛詩日箋曰竊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爲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十千爲二事而各爲之說近於肌度又不若鄭言制度之有據矣正義申鄭云孟

子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稅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五禮通考方氏曰九一什一句法文義一耳野之九一爲九中之一則貢之什一亦什中之一而已但以井田畫方而成則以八而包一故不得不以九一爲法貢法長連排去則以五十起數十夫有溝百夫有澠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以十相乘亦復整齊而易算耳烏有什一爲數而取其一反使奇零參差而難算也哉承琪案箋以歲取十千爲一成之數特舉井田之法爲九夫而取其一耳若於溝澠之法亦可爲十夫

而取其一矣周法本兼貢助匠人注以貢助通率爲什一所以解徹爲通義若孟子言三代稅法實皆什一則以貢法民田五十畝貢上五畝助法民田七十畝公田亦七十畝借民力以治之而上自收其公田之入貢爲什一助爲九一盈朒之數本不甚懸殊周則百畝而徹兼用貢助雖立法稍有變通而於中正之準初無不合故曰其實皆什一也故貢助通率爲什一以解孟子請野一節則可若其實皆什一之文在論三代田制之下夏但有貢法殷但有助法何得二代通率而云皆什一乎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正義曰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

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箋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也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爲切故易傳承琪案生民詩毛鄭皆以歆攸介攸止爲句文意本與此絕殊不得準彼爲訓此介止毛雖無傳然其訓烝爲進謂俊士以進則毛意當亦爲舍而止息蓋必有所止舍而後可進髦士也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曰介界也鄭以介爲舍凡廬舍必於界上是鄭義本之韓詩亦以申毛非易傳也

以社以方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許氏五經異義從左氏說其工有子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知社非地祇正義引鄭駁以社爲五土之神其工爲后土止爲配食又云毛氏解社

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承琪案毛以方爲迎
四方氣於郊考月令迎氣不言祀事據此傳知方祭卽迎氣之
事與周禮兆五帝於四郊注疏家皆以爲迎氣之祭者合但月
令迎氣有中央土而毛祗云迎四方氣者豈以社爲后土而中
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上文以社已足當之歟何氏古義曰詩
每以方社對舉以后土乃中央土之神旣立爲社自不當在五
祀之列故禮止言四方承琪謂方爲四方則毛意社爲后土指
中央土神言之故疏云義與鄭同也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傳田祖先嗇也箋云設樂以迎
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
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也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

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總言詩人謂之田祖也承琪案疏謂大司徒言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有神農此言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不知毛旣以后土屬社而於田祖但言先嗇則后土爲社神先嗇爲稷神漢書郊祀志云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其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據此知田祖不兼后土明矣鄭箋分社方爲秋報祈雨爲次年郊後之祭其實此章是統言爲農禱祀致其誠敬祈報皆在其內如方爲迎氣於郊卽合一歲之方

祭言之不止爲秋成報功而已雲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明於方社言祈何止於報以御田祖言祈不言報者互辭見義猶方社言齊明犧羊田祖言琴瑟擊鼓耳鄭以一章而畫爲兩年之報祈又以農夫之慶爲大蜡勞農皆迂拘非達詁也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箋云攘讀當爲饗饁饗饋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饗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正義曰王肅云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承琪案鄭箋之說已爲王肅孫毓所駁而王肅所自爲說尤謬自古無所謂嘗土之法者後儒各爲之解亦未盡安蘇傳云攘取也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夫奪取曰攘竊

取曰攘施之於此已爲不倫且左右字無著毛西河以攘爲攘
臂左右爲左右手此本六書故攘爲擗袂出臂之說戴氏詩考
正從之說文攘援臂也此卽攘臂之字然攘臂取食又何須左
右竝舉也孔奭軒據曲禮注攘字言農夫各以其食讓與
左右鄰井偕耕者互嘗其家人所作羹飯孰旨與否也但此承
田峻至喜之下而專言農之讓食雖可知民俗之美不足見上
意之勤惟嚴緝引曹氏曰攘卻也謂田峻之官卻除其左右之
從者而親嘗其饁之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此說近之毛
於此無傳者出車獵狁于襄傳襄除也釋文襄本或作攘毛意
豈以攘與襄同左右爲從者之稱其義易曉故無庸訓釋歟

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
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正義曰此及載及耜
耜皆於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當
爲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
曰菑也

案今方言
無此文

承珙案鄭云俶讀爲熾者熾與植同聲鄉射

禮古文職爲哉今文或作植是讀俶曰熾猶讀俶曰植也植又
爲置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七錄穀梁名淑論衡
作穀梁賓

論衡見
案書篇

亦其例也載本與栽通中庸上天之載注云

載讀曰栽謂生物也又栽者培之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
栽猶植也今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此箋不言
載讀爲栽者以栽亦植也與俶義複故云讀爲菑栗之菑正義

引弓人菑粟謂鋸弓榦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
是菑爲菑殺其草故又引方言反草曰菑皇矣釋文引韓詩亦
云菑反草也此義於田事尤合故箋末復申之曰田一歲曰菑
既方既皐傳實未堅者曰皐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
時也稽古編曰方皐堅好皆指穀實而言不比生民詩歷道苗
稼生成之次第故彼連用十字而此僅以四蓋生長之條茂已
具於前章庭碩中矣又堅好卽生民之堅好也至生民之方毛
以爲極畝鄭以爲齊等此詩之方毛無傳鄭以爲房謂孚甲而
未合時也彼生時統言其菑此成時專言其實所以異乎然則
此詩之方皐正與彼詩實發實秀相當耳發管而秀出則先有
孚甲而實猶未堅所謂皐也毛云實未堅者曰皐故兩詩皆以

堅好繼之承珙案阜字本當作草說文草下云草斗櫟實也一
曰象斗蓋杼櫟之實名曰草斗者謂其殼也俗書作阜引申之
凡植物有孚甲者皆可稱阜周禮大司徒其植物宜阜此草省作阜
物鄭司農云阜物柞栗之屬今世閒柞實爲阜斗其實栗亦爲
阜物則賈疏以柞實染阜爲名非矣此詩旣方爲孚甲始生而
未合則旣阜爲孚甲已成而未堅耳孔疏以阜音同造轉訓爲
成非其義也

不稂不莠傳稂童粱也莠似苗也焦氏里堂曰說文莠禾粟之
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莠莠重文作稂莠禾粟下生莠讀若酉采
卽穗字爲禾成秀之名童之猶言獨也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
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故名童莠說文禾粟下生莠繫

傳作下揚生莠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之必在下農
桑輯要云穀種浮秕去則無莠徐鍇亦謂莠出於粟秕今俗稱
粟之不成者尙曰下揚說文正以此訓莠之所由生也承珙案
說文禾粟之采當從陸釋文作禾粟之莠若作采爲禾之秀而
不實者則此經上文既堅既好箋云盡堅熟盡齊好矣安得又
有秀而不實之稂乎說文莠訓當是禾粟下

讀

揚生者

句

段注

謂禾采下垂莠則采同而揚起不下垂故曰揚生者得之焦氏
孟子正義又云莠之爲物有二御覽引韋昭答問云甫田維莠
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但今狗尾草徧野皆一種自生不關
粟秕所種則下揚所生之莠別爲似禾之物與狗尾異大田不
稂不莠傳旣以稂爲童梁稂莠一類惟稂成於病莠生自種爲

有別耳承珙謂毛傳兩言稂童梁又言莠似苗說文莠莠二篆相次蓋稂爲莠之未成者莠則已成而揚起者又說文皆連禾粟爲言則莠莠自是禾粟閒一種相似之草惟其擇種不純雜以浮穢致生稂莠故惟禾粟中有之國語馬飭不過稂莠亦對食粟之馬爲言若爾雅孟狼尾本與稂童梁列爲二草又莠名狗尾隨處有之不應獨惡其亂苗然則稂莠自是害苗之草之專名其狼尾名葦狗尾名莠或因禾粟之稂莠以爲名而實非一物要與詩言無涉耳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傳炎火盛陽也箋云螟螣之屬盛陽氣羸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盛則蟲

起消之則付于所生之本今明君爲政害無由作而云田祖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李迂仲曰唐明皇時天下大旱蝗姚崇爲相遂遣捕蝗使乃援此以爲說其實與此詩異也承珙案姚崇捕蝗之事當時倪若水已移書謂之然不害其爲善政但不必以之解詩耳蓋詩以明君爲政能除蟲害而言田祖以神其事自不得謂爲實火故毛以盛陽解之箋疏申述其義益明此先儒解經之精與後世備荒之政本不相涉若持此以證經則捕蝗之法惟能打撲飛蟲且焚且瘞若螟本蠃蟲爾雅翼以爲無足小青蟲陸疏云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之二蟲者又豈可打捕而付之焚如者乎

秉畀炎火釋文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段氏毛詩傳

曰卜畀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子也承琪案卜訓報者白虎通義蓍龜云卜赴也小爾雅赴疾也禮記少儀喪服小記注竝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訓卜爲報猶訓卜爲赴卜畀炎火者謂亟取而畀之炎火也。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傳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阮氏校勘記據諸書訂正萋萋當作淒淒祈祈當作祁祁是也又云傳雲興貌段玉裁從顏氏家訓定本集注作陰雲貌又云此經本作興雲顏氏家訓始以爲當作興雨釋文正義唐石經皆從其說段玉裁云說文淒雨雲起也渰雨雲見雨雲謂欲雨之雲凡大雨之來黑雲起而風生風生而雲行所謂有渰淒淒也已而風定白雲彌天雨隨之下所謂興雲祁祁雨公及私也作興